

《道德经》第 73 至 75 章读书总结

七十三章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应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

► 翻译：

勇于坚强就会死，勇于柔弱就可以活，这两种勇的结果，有的得利，有的受害。天所厌恶的，谁知道是什么缘故？

自然的规律，是不斗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坦然而善于安排筹划。自然的范围宽广无边，稀疏而不会有一点漏失。

He who is fearless in being bold will meet with his death;
He who is fearless in being timid will stay alive.
Of the two, one leads to good, the other to harm.

Heaven hates what it hates,
Who knows the reason why?

Therefore even the sage treats some things as difficult.

It is the way of Heaven not to strive, and yet it skilfully overcomes; not to speak, and yet it is skilful in (obtaining) a reply; does not call, and yet men come to it of themselves. Its demonstrations are quiet, and yet its plans are skilful and effective. The meshes of the net of Heaven are large; far apart, but letting nothing escape.

(translation by D. C. Lau and James Legge)

► 讨论及感想：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勇”，『說文解字』：气也。从力甬聲。愚，古文勇从心。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气也。气，雲气也。引申為人充體之氣之稱。力者，筋也。勇者，气也。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敢”，『說文解字』：进取也。

“勇”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勇，而“敢”是外在的表现。比如说竹子，外在虽然很柔软，不能与大树相比，但其内在却很坚韧，大风可以吹折树木，但竹子却能在风中摇摆而不折。（葛洪）

老子 73 章使人联想到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论（Theory of the Mean）。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克伦理学》里面，作者举例说，勇敢（courage）是一种美德（arete/ virtue），位于两个极端的中间；过于勇猛即是鲁莽（rashness），而不够勇敢即是胆小懦弱（cowardice）。很难定义老子里面‘勇’与‘敢’的具体含义，所以不易拿亚里士多德与老子的这两段作直接比较。虽然如此，亚里士多德的中道论是值得参考的，因为它推崇的是通过合理、适当的方式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提醒人们时刻反思自己的行为举止。（静一）

南怀瑾《老子他说》中写道，人生最高的勇气是慢一步，事先问一下，有没有把握？多考虑一下。多考虑一下就是勇气。“勇”是勇气，“敢”是决断。有时候讲，贸然有勇气地下决断，并不是一件好事；有勇气把事情办得圆滑一点，迟一步多考虑比较好，也就是说拖一下也不算坏事。（晓科）

我读道德经最大的体会是，道德经文实在是博大精深，用词微妙至极。老子文本的解释之所以有各种版本与字词运用的争议，我觉得就在于道可道，非常道；意可释，但不尽释。就是说，它的意义可以用文字去解释，但又不能穷尽解释。我想，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把这个“意可释、但不尽释”作为我们阅读、讨论与解释的基础，这样我们的讨论只有丰富，而没有对错，或唯一。

譬如，第一句的解释，“坚强”对应于“敢”，“柔弱”对应于“不敢”，“死与活”对应于文中的“杀与活”，从字面上本身是可以的，但是不是可以补充说明一下，这些词含有这样的意义，但又不尽然只含有这样的意义（意可释、但不尽释）。如敢与不敢在一般意义上指坚强与柔弱，但强硬、莽撞与谦和、宽缓等对应词也不排除包含在其意义之中；而杀也不是指立刻就死，其本身的含

义应该是包含超越于字面的这种解释的，揭示了一种柔弱的生得更长久，坚强的容易死亡这样一种规律性的东西。所以，一些扩大性的、引申性的解释也可以，譬如葛鸿说的竹子论与南怀瑾的决断论都是一种引申的理解，还有太极，生活的方方面面。（欢欣）

欢欣“意可释、但不尽释”的提法很好。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大家的学术背景极其多元，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经典。除此，我们还可以

* 以现代的角度看经典 -- 以现代的视野来理解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和时代的局限

* 从经典的角度看现代 -- 以经典中的态度看待，理解现代的一些社会现象

不知道大家对如何读经典有什么其它意见。除此，‘什么是经典’和‘为什么要读经典’也是值得思考的。（葛洪）

天之所恶，孰知其故？

这句话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即承接上文说“勇于敢”和“勇于不敢”以及两者的后果“杀”和“活”是上天有所偏好，在发表自己的感慨---谁又能知道其中的奥妙呢---之后，又继续说天道。（卢萌）

但老子这样写很不符合科学的精神。西方的科学是建立在可以重复（replicate）的基础上的，但历史的发展是没有办法重复的。在这里，或许能看出老子思想，进而中国的一些传统思想和西方的不同，即老子对于无法解释的事情往往不说，甚至不关心。而西方的科学传统却追求“刨根问底”。（Bowen, 明杰）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应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繙然而善谋。

“不言而善应”一种理解是，虽然不说话，但是可以用动作和行为来应对周围的事情。一种是虽然自己不说话，但却可以得到别人的回应。孔子在《易经》的《系辞传》里写“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老子的“天之道”还是要高很多的，“不言而善应”。（欢欣、晓科）

虽然“不争而善胜”很有道理，但对我们在现实中有什么意义吗？“不争”不是说彻底地什么都不去争。李鑫在之前的讨论中提到过打太极拳，太极讲求的是静，是内心的平静，这样才能对周围的环境以及对手的状况有很清晰的了解。不在每一招一式上都与对方纠缠，而是在不断地运动中观察对方的漏洞，并借助于这种漏洞而战胜对方。（卢萌、晓科）

七十四章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者矣。

► 翻译：

人民不畏惧死亡，为什么用死来吓唬他们呢？如果使人民真的畏惧死亡的话，对于为邪作恶的人，我们就可以把他抓来杀掉，谁还敢为非作歹？

经常有专管杀人的人去执行杀的任务，那代替专管杀人的人去执行杀的任务，这就如同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一样，那代替高明的木匠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的手的。

When the people are not afraid of death, wherefore frighten them with death?

Were the people always afraid of death, and were I able to arrest and put to death those who innovate, then who would dare?

There is a regular executioner whose charge it is to kill.

To kill on behalf of the executioner is what is described as chopping wood on behalf of the master carpenter.

In chopping wood on behalf of the master carpenter, there are few who escape hurting their own hands instead.

(translation by D. C. Lau)

► 讨论及感想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

老子这里用一种假设的方式，模仿那些拙劣的统治者的口气，说他们想通过杀人的方式使民常畏死是不可能的，这里在讽刺那些拙劣的统治者。（静一、晓科）

常有司杀者杀

“常”在这里是一个永恒无形的存在，也可以说是天道。（这是不是就是叶曼老师说《道德经》不是在讲“道”，而是在讲“常”的那个“常”呢？）这句话是说天道有自己的“司杀者”，来管理生杀的权柄。南怀瑾在《老子他说》中说到，“天地生万物，同时也杀万物，秋天到了，万物必定凋零，今年的草本凋零了，来年的草木生长的更茂盛，不经过这一杀，也就没有下一次的生。”人的生死的道理与草木的枯荣又何尝不一样呢？这一种生死轮回，难道不是在“常”这个永恒而又无形的存在之中的呢？

但是统治者却想代替“常”来执掌生杀的大权，这就好比一个普通人代替一个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怎么可能会不伤到自己呢？（晓科，参考南怀瑾《老子他说》）

七十五章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

► 翻译：

人民所以饥饿，就是由于统治者吞吃赋税太多，因此陷于饥饿。

人民所以难治，就是由于统治者强作妄为，因此难以管统。

人民所以轻死，就是由于统治者为了奉养自己，把民脂民膏都搜刮净了，所以人民觉得死了不算什么。

只有清静恬淡的人，才胜于奉养奢厚的人。

The people are hungry:

It is because those in authority eat up too much in taxes

That the people are hungry.

The people are difficult to govern.

It is because those in authority are too fond of action

That the people are difficult to govern.

The people treat death lightly:

It is because the people set too much store by life

That they treat death lightly.

It is just because one has no use for life that one is wiser than the man who values life.

(Translation by D. C. Lau)

► 讨论及感想

无以生为

在生的方面不要过分地有为。这里老子似乎讲他的政治观，即统治者在生的方面不要过分地“为”。这种观点和老子的世界观是连贯的，特别是他的“为”和“无为”两个概念。他认为世界本身有天道控制其运行，故而不须人可以“为”，而应该“无为”。简而言之，他主张“无为”，而反对“有为”。（明杰）

我认为这个“生为”可以放在一起理解，生为“生活（包括衣食住行等系列活动）”，为指“有为”，指超越自然的基本需要以外的一些诉求。“贤”可以用“胜”来理解，但仿佛用“更好”，

或者“更合理”、“更符合自然之道”也可以。贵则用“奢华”、“奢厚”、“奢侈”等词语似乎也都可以。所以整句话的意思就是，不在生活的方面过分地有为（即，不超越自然的基本需求以外进行恬淡生活）的人，是比奢厚地生活更合理的（或更符合自然之道的）。再引申一点，就可以说，例如，吃多了就会胖，喝多了就会醉，累多了就会病，睡多了会更困，等等，说明越了自然之道，就会不好。（欢欣）